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加價務使發行所尤以法大為軍社

刊

京報副刊

第四一七號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本報售書時間在每日下午一點半
至六點鐘。）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本會已着手續譯 二、三、的「性心理研
究」六本，特此預告。
十五，二，十五日北京。

摩耳對於詹姆士實驗主義的批評 彭基相

（本刊週年紀念論文之十）（上）

我在「民聲」五卷二號上曾有一篇很長的文章，介紹詹姆士的哲學。但是我們對於反對方面的理論，也不能不看看；所以我再介紹這位英國的新唯實主義者——摩耳（G. E. Moore）的論調。他這篇文章載在他著的「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Studies）的第三章。據摩耳自己說，這原來是在英國「亞里斯多德學會」中講演的，原稿刊於該學會出版之「Proceedings」上。不過我這篇文章只是介紹摩耳的意見，我自己對於摩耳的意見如何將來有機會時再說。

摩耳根據詹姆士「實驗主義」一書，將詹氏對於真理的見解，分為三大部分：

（1）詹氏將「證明」（Verification）

或「功用」（Utility）與真理相連；並說我們的觀念要能「動作」，意思即是說要能被「證明」，要能「有用」。

（2）他反對真理是「靜的」或「不動的」的見解，而極力主張真理是「動的」。

（3）他主張真理都是「人造品」。

摩耳即分別致其反對之意：

詹姆士主張真理與「證明」或「功用」有關這句話究竟對不對呢？那要看詹氏的意思是。如何？如詹氏說真理與「證明」或「功用」是有些關係，我們觀念有許多可以證明，有許多是有用，那我想沒有一個人能反對。但是詹氏之意實不僅此。他在「實驗主義」第六章說過，我們真的觀念要與「實在相符合」。什麼是

「實在」，什麼是「符合」，我們要弄明白，即不能進而批評詹氏的意見。詹氏首先反對所謂與實在相符合，即「模切」實在的學說。他反對的理由，即是說，觀念不能全體都模切實在。既然成爲一個學說，即應當包括全體不能有例外；現在這種學說既不能包括全體，當然也就不能成立了。那末現在他的真理論當然也是包括全體了。他所謂一切觀念都能證明，一切觀念都是有用，當然也是指全體觀念了。

詹姆士不僅說我們能證明我們真的觀念，並且說凡我們能證明的觀念都是真的。對於功用亦是如此，他的意思說，不僅真的觀念是有用，凡是有用的觀念也就是真的。他說：「除非相信一個觀念是與我們生活有益，這個觀念就不能看作真的。」（Pragmatism P. 75.）這

摩耳對於詹姆士實驗主義的批評（上）

二 羅丹的生平——苦戰（五）

一 嬰孩同情心的發見（五）

日 民間生活掙扎的片段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一二一

彭基相
韓放
張雲門
敬仔
記者

個意思即是說，每一個觀念要是對於我們生活有益就是真的。因此可知詹氏之意不僅謂真的觀念是有用的，並且說一切有用的觀念也是真的。這句話的意思我們並沒有看錯。按照詹氏所說的話，他至少給我們以下四個命題的暗示：

(1) 我們不能說我們的觀念是真的除非這種觀念能被證明。

(2) 在我們所有的觀念之中，有些觀念我們要能證明這些觀念就是真的。

(3) 凡是真的觀念都是有用的。

(4) 凡是有用的觀念亦都是真的。

由以上四個命題看來，可以知詹氏以「證明」與「功用」為真的觀念之唯一特徵。但是要證明以此種假定不錯，必先證明以上四個命題是不錯。假使以上四個命題不確實，那詹氏的這種假定也就很危險了。

第一要問真的觀念我們能證明麼？我的意思是以為不然，現在將我的理由說出來。

如我們在以前做過的事，我們常懷疑，不知道是真做過，還是沒有做過。有時我們有做過的觀念，有時我們又有沒有做過的觀念，這時我們就要問那一個觀念究竟是真的。時常我們十二分相信我已做過這一件事，而別人同時也有十二分的理由相信我沒有做過這件事。例

如我寫了一封信，我相信在信裏用了那幾個字。但我那位受信的朋友，覺得我沒有寫那幾個字。像這兩種觀念我們能證明麼？一定有人以為這很容易證明，把這一封信拿來看就可以證明了。這句話是不錯；但是假使這一封信已毀去了，並且也沒有底稿，又除了我自己和這位接信的朋友而外，又沒有別人看見過這封信，這時我們又如何能證明我們二者中誰人的觀念是真的呢？由此可知當一個觀念發現以後，經過很長久的時間，又沒有特別的證據，這時雖然這兩個觀念之中有一個是真的，但我們究竟不能證明誰是真的。

再進一層說，有時即有真的觀念，我們也不能證明。例如有許多歷史家，他就常有難於證明的真的觀念。(相案：我對於摩耳此處的意思見不表贊同，其詳將來有機會時再談。)有一件事，這一個歷史家以為從前已發生過的，又一個人，他就以為從前沒有發生過，而他們倆都承認他們不能證明他們的觀念。後來的歷史家也許因為新証據的發現，能證明前人所不能證明的事，不過這件事究竟不是常見。歷史家所懷疑的每一個問題，你都能確定多少年後一定能為一個或別一個假設的證明所解決麼？所以後來的歷史家證明出前人所沒有證明的事情，這固然是可能；但是這件事究竟將來能否證明實在還是疑問。因此我所反對的這種學說，即是因這種學說在積極方面確定我們能證明所有的真的觀念。

以上是說在已往的事實中，有許多觀念雖是真的亦不易證明。我以為這就是詹氏所謂「真的觀念能證明的」一個例外。還有一種特別的過去事實，無論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或在別人的生活，人常有的觀念亦很難有證明的可能。科學家常有許多假設，有時不能不認這種假設為真，而這種假設究能證明與否，吾人實不敢必。例如我們實際空間的問題，為歐几里氏的，還是非歐几里氏的呢？這時不問「實際空間」意義是如何，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空間如不為歐几里氏的，即為非歐几里氏的。這兩個觀念已經證明了麼？我想沒有一個人敢說。雖然說這兩個假設永遠不能證明，固太武斷，而說這兩個假設一定即能證明，亦未免過於兩端。再舉一個比較普通的例來說：例如「上帝」和「人是不死」的兩個觀念，許多人不僅反對這兩個觀念，並且反對這種信仰。試問這些反對者對於他們的觀念已經證明了麼？你又相信他們的反對觀念不是真的麼？因此可以知道像這一類的事實，雖明知其為真，而又無法可以證明。這就是我反對積極的假定我們能證明真的觀念的唯一理由。

第...期
你教我怎麼辦呢

劉復新女性二月號
林語堂
衣澤
禁慾思想的由來
產兒制和人口

每冊一角
五分全角
山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發行所上

第...期

時事短評
一，是否應該打倒帝國主義？
二，我們怎樣應付這樣的時局？
三，新聞營業的新條例
四，日報的放假

這句話似無可疑。譬如在戰爭的時候，我們故設計，以欺敵人。敵人如中吾計，吾人即可得最後的勝利。這似乎是假的觀念亦能有用。不過在設計者一方面說來，固然是假的觀念有用，而在中計者一方面說來，亦可以說因其誤信假的觀念而敗事。故此例殊不足以破詹氏之假定。現在我可以再舉一例，即假的觀念在雙方都有用處。例如一個人他相信他的錶是對的，其實他的錶慢了許多。因此他誤了火車，這種假的觀念豈不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麼？但是或者因火車在路上發生了意外的車禍，或他家裏發生一件意外的事體，因此他相信假錶誤了火車，不僅於他自己有益，並且於他的家庭也有很大的益處。這豈不是假的觀念有時完全有用麼？因此亦可知「我們每一個觀念有用的時候就是真的」這句話也未必的確了。上面不過是一個特別的例子，現在再舉一個普通的而又為多數人所信仰的例子。例如中國「神道設教」的一個觀念，一方面說來固然很可笑，而一方面又未嘗沒有用處。又如相信死後的天國，上帝的存在。這些觀念都未必是真的，雖然有人相信他們是真的，而亦未嘗無用。

而與這種工具主義的真理相隨而來的又有別的概念，這個觀念與詹氏第二個問題——真理是動的——有關。詹氏主張：除非這些信仰「對於生活有益」，他們就不能為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信仰只有當其有用的時候為真。但是詹氏並不是主張信仰在無用的時候就不發現；他的意思似乎是：一個信仰在有用的時候發現為真，在無用的時候發現就非真了。因此詹氏在真理與功用二者的聯合中，造出一個新的見解。這個見解是：每一個真的觀念不是有時有用，有時有用；而是有時有用，有時無用，只以其功用而定。因此可以明白功用是一個泛濫的東西——有時屬於這個觀念，有時又不屬於牠，因此亦可以明瞭真理亦是一個活的東西了，因為真理就是功用。所以這種把真理看作工具的見解就引起了真理是「動的」的見解了。我想詹氏所謂真理是動的的就是這種意思——即是一個相同的觀念當牠在此時發現是真的，在別時發現又非真的了。這就是我下面所討論的詹氏第二個問題——真理是「動的」的。（未完）

羅丹的生平——苦戰

（續本月五日）

韓放

以後數年間，他塑成許多很好的半身像，如大魯，列格羅，蒲萊斯提，許峨的像等。大魯是很得羅丹的天才的，他有很大的野心，

遂未免有如忌之意；他很贊美羅丹替他塑的像，他同時亦為羅丹塑像。後因許峨的紀念像之



大魯

故，大魯恨這種工作為羅丹所得；從此，昔日分金而用的甘苦與共的好友，乃完全絕交。列格羅亦羅丹友人，寄居英倫，羅丹到英國時，與他同居，且從事於鑄版，蓋列格羅長於此道，而羅丹則藉以消遣，但他的天才無處不顯現，所鑄亦絕佳；列格羅見羅丹漸進於光榮，而自己則日趨於暗淡，亦未免有醋意。但羅丹不甚理會，且對於他們，他常是贊揚。他只愛工作，「在工作者，工作殺死如忌」，「工作是一種永久恒在的返童作用」；他獻全身於自己的事業，他自信自己的天才，外人的如忌與厭惡，絲毫不足以動他。這是他所以得成功的重要素之一。

第一期的目錄

- A B C 從西城回來的消息
- D C H F P 小獵人
- 從下面來的消息

燕風旬刊第十五期

（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讀呂半隱詩以教（姜再常）在父母的做前（明）最後的珍品（高爾基）醉酒之後（泰山）我

一個小小的刊物，從這上，是我們A B C... 幾個人的機關報。從這上，要發出鋒利的... 強有力的箭。引向一切應當射而且我們高興... 的東西。因為這是一一個很小的東西，所以我們

沒有內容
貧乏者
國王也討厭他們
從下面來的消息

介紹一下：我們的已出版的第一期同未出版的第二期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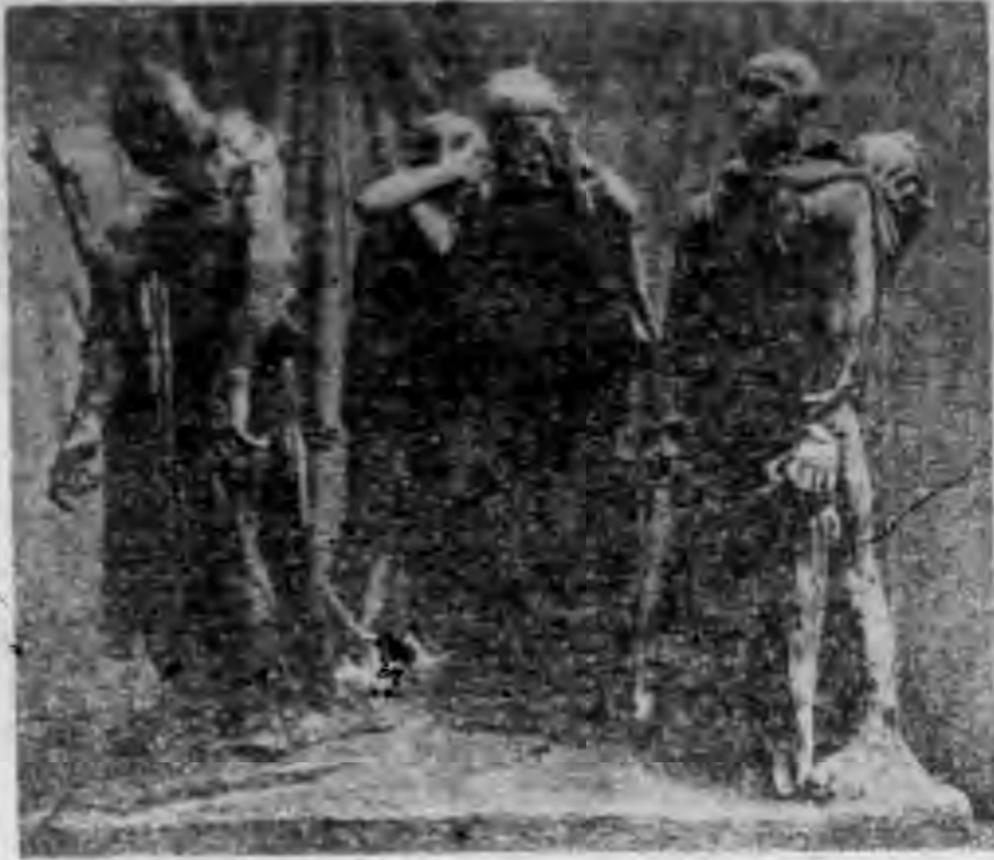
四條腿與八條腿
評一本書
給五叔的信

CC L

號不加價。
通信處：大阮府胡
同二十七

工民旬子第十期
軍閣下野與時局前途(李開先)中國青年應如何救國(李鳴和)反對發行公債(李開先)丁冬曲(黃音)棟淑(克斯)本社營救熊錦帆電報精衛蔣介石，本社救石青陽電與子。五

一八八四年，受命為「加列的義民」(註)



之作，當時加列市的委員，僅欲作一歐斯打治的像，紀念他犧牲一身以救全城性命的功績。羅丹接受了這種工作時，乃從事於史乘上的考究，方知當時捨身救一城性命的，不僅歐斯打治一人，尚有其他五義民在；他遂決定六像齊塑。他將他的計畫通知加列市，經許多的往復磋商，由羅丹讓步，只以一個像的原價作六個像，方勉強得市政委員的接收。他製這像

，經七八年始告成，豎立於加列市，而又完全不照他的計畫，使這個宏大的紀念物減色。且當時亦激起不少的批評與爭論；但羅丹的聲譽因此益著，尤其是在英國，而英國亦購這羣像置於倫敦。所以他到英國時，大受歡迎，而尤於一班大學生為狂熱，竟有為之挽車者。

註：加列(Calais)是法國北部逼近英國的海港。一三三七年，英皇愛德華第三圍之，經長久之抗拒，力盡援絕方求和。愛德華要以六人代死，方能免全城的屠戮與搶劫。此六人以歐斯打治(Leuzschotte)為率，至英軍營就死以贖全城之命。後由人民的請求與英后的仁慈，方得赦歸。

(未完)

嬰孩同情心的發見

(續昨)

張雪門

圖寬之反射模仿之說，其所下反射與本能的定義，在同章本能的意義裏說：「反應簡單，叫做反射；複雜而有系列的，稱為本能。所以這二種動作，雖則是非常相像，然而精密的區別起來，反射運動完全是機械的生理的沒意識的作用；本能的動作，多少含有意識的作用。」我們從一般的家庭裡去觀察，時常可

以得到不少反射模仿的好例。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女傭抱着一個孩子；她臉上裝成很苦的樣子，向着孩子說：「乖乖！乖乖！可憐呀！可憐呀！可憐呀！」孩子呀的一聲哭出來，她倒笑了。後來孩子不哭，她又用着同樣的形容去逗他。如是的好幾次，一直等到孩子的母親自己來抱，她就也走開了。不過我們從事實上調查所得，四五歲以前孩子同情的表示，決不如此簡單，也決不如是無意識；就是我上面所舉的七個例子，也並不全是機械的模仿，多少總帶有些經驗的重現。便是機械的反射模仿，也不能不說是同情；本能本來是逐漸發展的(Thorndike和他的一派都是這種主張)。況他下文又說：「這種反射的模仿，為發達真的同情所必須經過的階級，所以叫做反射的同情。兒童在遊戲的時候，先和洋囡囡表同情，其次和犬貓等動物發生同情，最後與人間也發生了同情；漸次養成他真的同情。所以反射同情，一稱「原始的同情」；是真的同情的根本。」既稱之曰同情，還有什麼假和真之分；不過程度的淺深，等級的高下而已。可知同情的發展，決不是在四五歲以後。

最後我要講到凌冰先生「兒童學概論」第一百頁所說的同情心了。他以為人類的同情心，必須根據於「經驗」和「想像力」二種條件

。孩子年齡小，經驗淺，想像力不遠，因之說其同情心必然非凡地狹隘，那是不錯的。若以其年齡太小，經驗和想像都不豐富，便推論到孩子是沒有同情的，除非完全肯定了那時的該子沒有一些經驗和想像。但許多兒童心理學家幼稚教育家發展心理學家所告訴我們的，並不是這樣。W. Preyer 說：生後三月，比聲音更有效的，是母親臉色的表示。在兩月裏，他已認識了他的母親和她的存在，以及她的聲音。各價的孩子，三個月便能分析他母親有沒有一聲響子，已經很正確了；到了三個月之末，知力的符號更加倍的奮進。和愛和嚴厲，快活和痛苦，彼此已辨得十分精密。母親的注視漸漸地移了方向，他知道走一種不許的明晰符號，而母親之微唇口角以示滿足的神氣，更足以使孩子明白地認識，盈盈地笑起來了。真是母親和孩子之間，有一個公共的靈魂在。她在睡時，似乎忘記着孩子，而孩子雖沒有語句，已能感到母親的意志了。大部份家人適當的動作，本不會含有使孩子模仿他們或則有意的去成就其類似的極微微的用意。在孩子的眼中，却在精查成人的行為，時常用一種探問的表示，雖在生後五月，這種態度已經是很顯明了。他們的來來去去，他們的坐下站起，他們的團團打圈子，都足以引起孩子頂高的注意點。（參

考 W. Preyer: Mental Development In The Child.) 而 Wente 也以積經驗(從環境上積得)作後發展的準備，為嬰兒期特色之一。所以我們可以說二三歲小孩的經驗是幼稚的，但不能說他是沒有。至於想像，在凌先生同本書裡也會道及。第一三八頁敘第三樣兒童與成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兒童之想像大半偏於記憶。這種想像英文叫作 Reproductive Imagination。兒童在兩三歲的時候，除了這種想像外，便沒有別的理想。後來他又提到兒童想像力發達之因：(一)知覺上之習慣聯絡(Habitual Association Of Sensation)；(二)語言之發達；(三)生靈之趨向(Tendency to animism)；(四)富於模仿性。然而這四種的發展，雖遲早不一，不過到二三歲，大概也頗健全了。而從四種所產生的想像力，雖然沒有這四種的鮮明，然而多寡終不能說是沒有。

現在我預備收束了。我這篇文字，不過因我們小維維的日記，懷疑到歷來兒童學家的觀察；更因他們主張的不澈底，所以不敢輕易地拋棄了我自己浮薄的觀念。我未始不知道對於這種重要的學理，全不能憑着一個人的記錄。不過我終究是一塊小石子，這一次落下水去，但願能够引起多少的波紋迴盪，已够得我們的快樂了。其實這依然還是一種幻想。那裏可以投宿，跋涉長途的旅人，是祇找門鈴不問回響的。

喂！朋友！站開一些，現在，我真要投石子了。 一九二六，一，一七。

(上篇完)

民間生活掙扎的片段

敬 仔

似乎有人喊着要到民間去；我以為這是不去為是，因為去了，並沒有辦法，何苦快活活的青年，要白白坑葬在那里？民間本來就有人，謂余不信，請看從民間來的怎說，便知端的。

我今天接到一封家信，使我看得到人生的末路，感覺着做人的痛苦。這種痛苦，若是止是我個人一人一家所獨特而有的，那麼就成分太少，值不得來說話，不幸而中國之大，像這樣痛苦的青年，尚大有人在，那就請記者先生斟酌，安排些篇幅給印出來，好代表發洩些微悶氣。

敬弟悉：我本來是最好弄筆的人，不知何以，近來不獨不能把筆作文，並且也不喜歡把筆作信；有時勉強作文作信，不過和少時上書

時評

(一)國民軍將領的兩通電

現

時事短評(續)(文)(和)(翰)
直魯豫的民生
北京城中的苦工
長期問題空一兩先上

燕樹棠
李景漢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一篇白話文，藝術，思想，批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

趙景深

北新書局

期

大學社出版 每份本銀四枚外埠函購郵費二分

作課一樣，是不得已籌資的，非自己有意願為的。前日因為「教育雜誌」徵文，偶然見豫心喜，想作一篇教育史；現在已過期多久了，雖然成就了一段「周前教育的大概」，然已懶惰去覆看，懶惰去鈔寫，至竟發狠過一回心，立誓像上學習字一樣，每日寫了數行，至今尚未告竣。你想如此吃苦，還有甚麼佳處？而況我們胸中材料，本來是有限的。前回想做貨幣史也是這樣，究竟成功了「中國貨幣史初期」，就無勇氣去繼續功作。（現在「學藝」已經發表了這篇文章沒有？）周前教育史恐怕還無發表的價值，這不是一次不及一次嗎？國立編輯館，已將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兩種寄上，不過不會寄信與你，至今尚無消息，大概總是落空，也早料落空。我們初擬的立身方針，本來是以著述為主，社會事業為從，當家是日常茶食，雖不願意食，也不由得不食；現在呢，不願食的已經食得上口，要少食一點也不能，所謂主從事業，只有告個消乏罷了。有時見了他人的鴻篇大作，正如你所引詩，「沉船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唯有心摧而已；然亦五分體消散無餘了。大約將來此等刺擊，來得愈疏，心癢的期程愈淺，必至熟視無睹，棒喝無聞而後已。當真「無大望」，當真無望，自然「無大望」！自然無望！（想你寫信不忍遽言

無望，特地加上一「大」字，本來大字是我們當不起的，就你將來也是同我一例。）你所說的三件要事：第一件先筮，論道理當然要緊，我也曾幾回請光潮包工，不知怎的他對此也不積極，遂至恍日悒歲，時復一時，你曾嘗過家中空氣，當然曉得。現在又要「渡生不渡死」了；最緊急的，竟然移至住屋身上。（附註：因為舊宅被土匪焚掉。）這是我冒犯眾口說的，盡人都說當此時機，土木可後；怎知匪亂無有已時，我們眷屬是日就澎漲，靜待太平，不幾同狐待江水流盡乾，渡過河，非至待死河邊不止。

移家是我們辦不到的事，分家是我們眼前快到的事，一問書齋樓，消受得下嗎？但是話雖如此說，當此時期，日日有土匪，總沒有一個着手的空兒。第二件立身事業，上面已經說過。

你知道心彭已破綻百出，心灰意冷麼？心彭因為心性偏急，與同道不和，仲淵給他一個批評，說是「衆叛親離」，心彭分析道「衆未叛而親已離」；這都是確論。現在心彭的「信任」只能行到社會的中層以下，同道中始終無迂的，只有我一個人了。噫！心彭，心彭，當然也要與我一例地倒背蔗境了！（附註：心彭是地方後進的紳士，比較立在民衆方面，指導

組織農會鄉團等團體，對於地方官和駐城軍隊的索餉索款，努力反抗的，究竟不合時宜。仲淵是他的堂兄弟，所以有「親離」之語。我想如果真正有人到民間去，也不過知他而已。這些都是鄉下人，在外是不知名的，所以不妨用真名字。）第三件事是我最不得頭腦的，你說教育子弟；究竟怎麼教，究竟怎麼育，我以為只有放任而已。不服藥為中醫，替過來說，不教育為中教育，你道如何？（附註：這自然是苦悶太甚過激之言。）現在凡事都在已被破壞建設之中，那一件信條，足以付給兒童，使他終身受用不盡。我意稍為耐久的，總算是勤儉二字，能够使兒童多吃點苦，少享點福，就是無上教育，但你有力量實行到你的兒童麼？恐怕立地要「室人交徧誦我一死了。你說家中大家尋些行樂之事，也是應該，究竟樂是個性的，不是普遍的，天下哪有名實相符的俱樂部？我知道使一家同樂的方法，第一是有土一樣多的金錢，任憑各私各利，要多少用多少；第二便是自己心性，忽然變和婦人一樣，與他合作；不然任你如何尋樂，總免不掉夫妻反目，她煙勁斃。

人是可染性的細胞所組成，未有不為習俗所染；你往外說在外話，我在家說在家話。我的意思要你在南洋地處買點橡皮樹，不妨將現

有田產與現在南洋種有橡樹而要歸來的人對換。橡皮的出產比田租強多；據清長說，他在南洋每月已有三百元之收入了。（附註：近年來因爲土匪亂着，安分的農民，大半跑到南洋羣島去作僑民，種植橡皮樹爲生，我們族中男女老幼不過五百人，就去了有三十餘人，約當壯丁四分之一。於是勞工愈少，生產的力量愈減，年成就一年不如一年，糧食不敷吃，土匪也就愈衆，去國僑居者便愈多；這樣循環下去，非至田園荒蕪，市井爲墟不止。推擴起來一說，若使亡國可以這樣亡法，那是二十世紀以前任何帝國主義者侵略政策中，從未有過的一條。這是社會經濟的大問題，比什麼赤化都要可怕。）

本年屏南各鄉移家海外者甚多，我的田租，有被逃徙升合未收者。共產不共產，是將來的事，當然共產，我也希望共產，這也許是後四圍惡空氣打擊所致，但握有流動金錢，總死產爲強。

近日時事我已一點不識，書報雜誌不到時都看不到，到時一起俱到，使我無從看起，未免走馬看花，雖看也等於不看。中間有科學稍深之作，又多看不通曉，又不耐留心尋味。長此日復一日，不特不能作文，恐亦不能看雜誌了，奈何！我近來最喜歡看的是詩，因爲窺頭可看，廟上可看，避匪入山時可看，人言嘈雜中

可看。看詩是消遣，看書報是用功；看書報爲用功，吾事已矣，昔時不然。尤幸我稍肯用功，故若能看書報，倘將來用功也懶惰，正不知又將何如。大兄璋手草。

他爲什麼選他們（十四）

第六一九票

伏園先生：前天「玩笑」似的投了一票，既蒙先生登出，那可以說是負面的。現在正正經經的將正面的投他一票。

新中國之柱石十人：

- 一、吳稚暉（學術界領袖。他老先生是住在葛白尼，達爾文以後的世界。我相信，他老先生，不但是中國學術界的泰斗，並且是俗們這個地球上人類的導師。假使你們四萬萬同胞的大多數，不能認清他老先生的言動，我可以說，將來的民族問題，便無從談起了。）
- 二、汪精衛（政治界模範。「三民五權」的實行者。）
- 三、蔣介石（民衆武力的領袖。他底不怕死的精神，足以震醒貪生的怯懦者。）
- 四、徐季龍（國民外交的領導者。他底行動，足以使官僚派生戒心。）
- 五、易寅村（解決教育界糾紛之先導者。他這次爲事勢所迫去長教，民黨有些人，是議論他的。但他決無「做官」思想，觀其言行可知。最重要的，是他在教育史上開了一個「校長民選」的新紀元。這個紀元，將繼續延長，擴大。這豈是主張「教授治校」的人們所夢想得到的？）

六、黎錦熙（國語運動的先鋒。我嘗說：黎先生好像國民黨中的汪精衛。錢玄同先生，好像共產黨中的陳獨秀。因爲「國語」對於中國現在之需要，猶之「三民五權」。「廢漢字」之於將來，亦猶共產之於將來。）

七、錢玄同（文字學大家。廢漢字的首倡者。我相信，中國的漢字不廢，其維新之不能澈底，正猶「老鼠精變姑娘，尾巴終于變不脫」的。）

八、陳獨秀（農工階級利益的擁護者。有人認他是共產黨的死信徒，我却不敢如是相信。可是，反對共產黨的人們，好像他們吃的穿的，都是從他們媽媽肚子內帶來的，真笑殺死人！）

九、于右任，（國民黨左派的代表。其進退出處，有足風者。）

十、魯迅（文學界的大元帥。他先生的文鋒，足以殺進一般醉生夢死的人們底祖宗坟內去。）

選者朱岳時。二月五日於師大。

北京適存中學招生

年級：高初中一年級二學期編級生，男女兼收
報名：二月七日起，至二十三止，二十四日在

莽

避逅（譯文）
附作者梭羅古物象

章素園

第一點比論

三生的留戀與死的誘惑

魯迅

五

反動勢力的再起
沉寢莫白的遺案

（秀峯）

原

三生的留戀與死的誘惑

向啓良

（十五年二月二日出版）